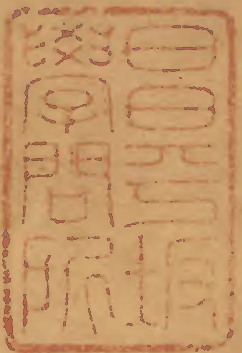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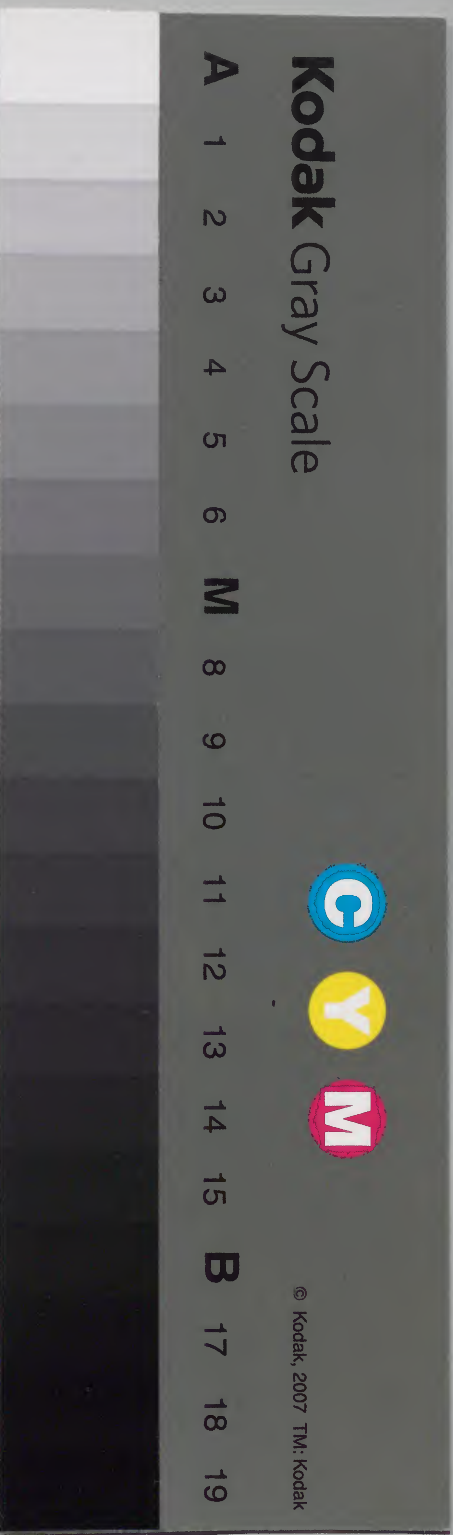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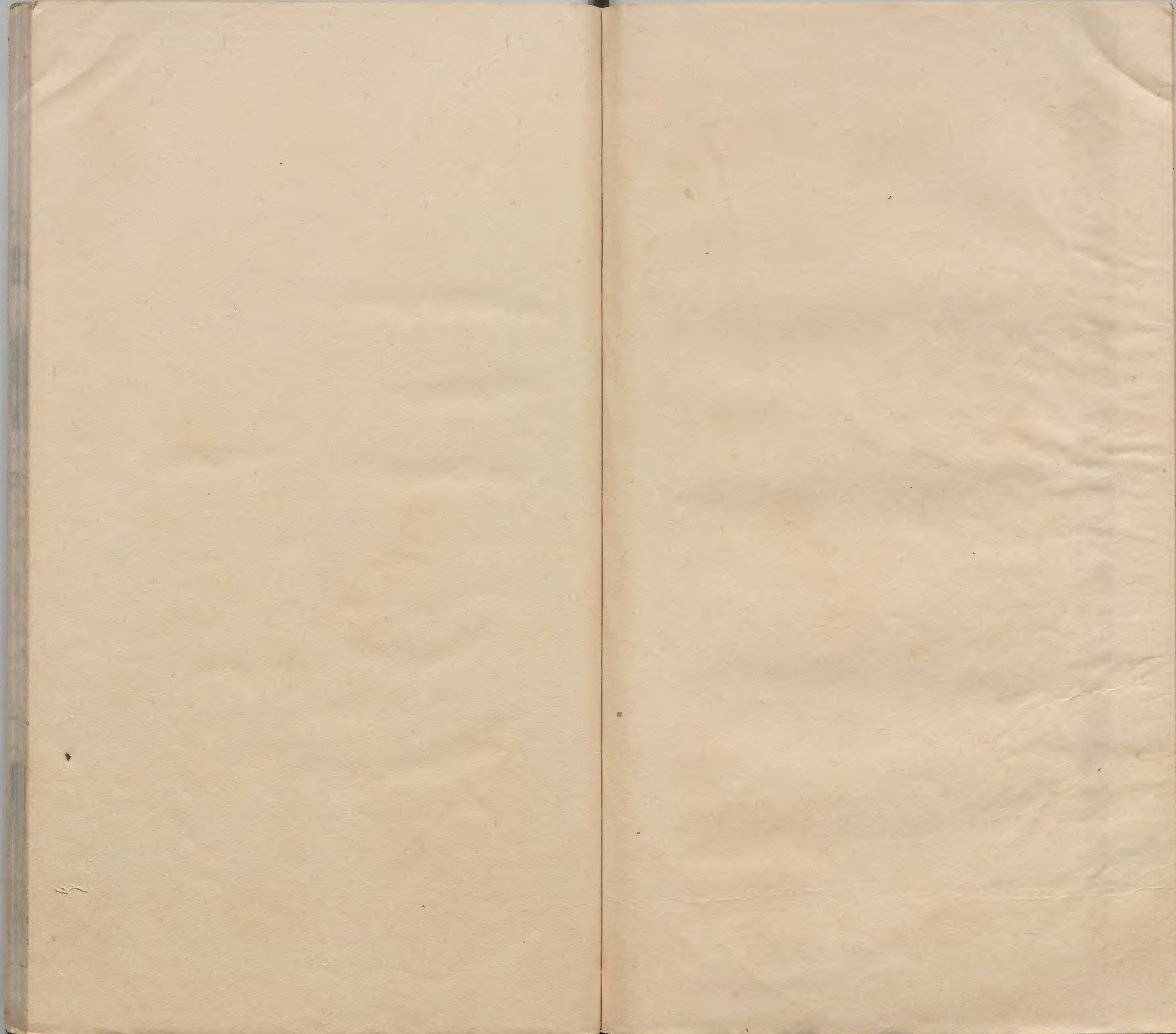
八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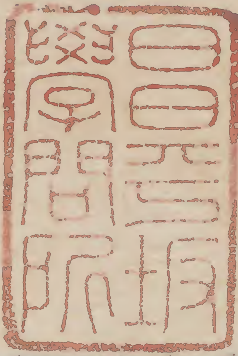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 89 )
函號	列 14 1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四

兵部四十五

淺草文庫

突圍

進奔

乘勢

突圍

漢書曰趙充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二帥將軍擊匈奴大為  
 虜所圍漢軍之食數日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為陷陣貳師  
 引軍隨之遂浮解身被二千餘瘡又曰灌夫父張孟長為穎陰  
 侯灌因合人蒙灌氏姓為灌孟師吉日孟年老穎陰侯強請  
 之爵不能意故戰嘗陷堅遂無無軍中法父子俱有死事其



喪婦夫奪曰願得吳王下將軍頭以投父仇於是夫被甲持戟  
募中軍壯士所向願後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前  
奴十餘騎馳入吾軍至虧下師古曰虧大將  
之旗音与麾同所殺傷人不得前  
復还走漢壁亡其奴独與兩騎歸

又曰表向征袁譚於平原使其將審配守鄴曹公攻鄴城尚聞  
鄴急奔平原而未入城以計事者主簿李傕請行尚曰當何所  
辨李曰今鄴圍甚急多人則不可孚乃自選信者三人不示其  
謀各給駿馬令釋戒噐着平上冠持門事杖投暮直拒鄴下自  
稱曹公都督巡曆圍壘所過呵責夫候者輒搖自東曆西徑

出曹公營當城門復怒守關者收縛之因開馳入城下配以延  
之孚得入城中鼓噪皆呼万歲守圍者以林聞公笑曰

此非徒入方且復出子計事訖欲还而外圍益急謂配曰城中  
本少無用老弱為不如駭出之者在配乃夜簡得一千人皆令  
秉白幡持指独後三門而出請降孚所將來騎隨降人而出時  
守圍吏聞城中悉降火化照耀但共觀火不服視圍孚出北門  
突圍而歸尚明日曹公聞孚以得去日果如吾言

又曰公孫贊除遼東屬國長史常從數人騎出數人下卒逢  
鮮卑數百騎贊乃退入空亭納其言從者曰今不奔之則死矣



矣乃自拋兩刃余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贊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

又曰賈復後征伐宋嘗喪敗數與朱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瘡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鄴嘗目從之

魏志曰張遼爲雜号將軍守合肥爲孫權所圍出麾不從者千餘人潰圍刺之七日復入復出攤衆破走由是威鎮江東

又曰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行征南將軍屯江陵拒吳將周瑜、未度前鋒數人千始至人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軍牛金逆與挑戰遂圍所爲長史陳矯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

失氣仁氣奮怒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徑前衝入陣今等乃解曰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賊衆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惧及見人仁死乃嘆曰將軍貞天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

晉書曰李矩將張支與劉叔戰於藍津短筵就之使壯士三千汎舟迎支賊河臨列陣作長鉤以鈎舡連戰數日不得渡夜遣部將格增濟入之壘支壘與選精騎千餘而殺所獲牛馬焚燒器械夜突圍而出奔武書曰劉康祖世居京口便弓馬膂力絕人浮盃蒲酒爲事每犯法爲郡縣所錄輒越屋踰墻莫



能擒之夜入人家為有司所為圍突圍去並莫能追因夜还  
京半夕便至明日守門詰府州要戰俄而見康移書曰之府州  
執事者並證康祖其夕在京遂得無恙

### 追奔

孫子曰歸師勿遏

若窮寇退还依儉而行人人懷歸  
敢能死戰徐觀變勿遠截也

後漢書曰曹公圍張繡於穰刘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  
引还繡兵来追公軍不得建連營稍前到安衆繡与兵合手  
險公軍前後敵公乃夜鑿險為地道悉過輕重設其兵會盟  
賊謂公為道也悉軍来追縱其兵步騎夾攻木破之公謂

荀彧曰慮過吾歸師歸而與吾死地無是以知勝矣

又曰曹公征張繡於穰一朝引軍追繡自退之賈詡謂繡不  
可退必敗繡不從大敗而还詡謂繡曰更追之必勝繡曰不用  
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辨亟往必利

聖紀

力切繡信之遂收散卒赴追戰果勝以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  
而公曰必敗乃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勝悉入公曰何其皆  
驗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新退曹公必  
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被士亦說故和必敗曹公攻將軍無  
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以破必輕軍速進晉留諸將斷



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大服

又曰睢陽復反地迎劉末蓋延復率諸將圍之百餘日收其野  
穀末乏食突走延追擊尽得輜重末為其將所殺末弟防奉

城降

又曰璽書拜馬授為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為副

扶樂縣名  
屬九真郡

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趾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授并將

其兵遂緣海而建隨山刊道千餘里

利餘也

十八年春軍至浪

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授徵追側等至禁  
溪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徵側徵貳傳首落陽

又曰陳俊與五校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  
二十餘里斬其渠師而還光武望而嘆曰戰將尽如是豈有  
憂哉

又曰鮮卑萬餘里騎寇遼東祭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披甲  
陷陣虜大奔投水死過半遂窮追出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首  
三千餘級獲馬數千疋

又曰鄧禹進圍安邑更始遣將王匡成丹刘均等合軍十餘萬  
後共擊馬、軍不利樊崇戰死會日暮戰罷軍師韓歆及諸將  
見兵勢已權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往等以六甲窮日



不肖禹因得更理兵勸衆明旦任悉軍出攻禹、令軍中無妄  
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數而並進大破之任等皆奔軍士走  
禹率輕騎急追獲刘均及河東太守楊保持節中郎將拜彊皆  
斬之收得節六印綬五百兵器不可勝遂定河東

又曰竇固其耿忠引兵出酒泉塞至天山

耶其更山也今在西州交河縣東北今名

祁縣羅漫山

擊呼衍至斬百餘級呼衍王走追至蒲類海

蒲類海今名姿

悉海在今庭州蒲昌縣東南

留吏士屯伊吾盧城

伊吾州今伊縣也

又曰馬防拜率騎將軍擊羌軍到莫而羌豪布橋等圍  
南部都尉於臨洮防禦救之臨洮道險車騎不得方駕

防乃別使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爲前後軍去臨洮十餘里爲木  
營多樹藩幟揚言大兵且當進羌侯况之馳还言漢兵盛不  
可當明旦遂鼓譟而前羌虜驚走因走擊破之斬首四千  
餘人遂解臨洮圍

晉書曰王孫爲寧州刺史趙嵩李讓殺寧州遂使將軍姚  
崇爨环拒之戰於棠狼大破驥等崇追至瀘水透水死者千  
餘人崇以道遠不敢渡水遂以崇不窮追者也怒囚千郡執  
崇鞭之奴甚髮上衝冠、爲之列夜中遂卒

又載記曰慕容寶其魏戰謀还中山乃引歸魏軍追擊之



寶奔大軍率騎二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枕相於道室  
恐為魏軍所命去袍伏戎器寸刃無返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秦苻堅自徑建於壽春敗還長安  
慕容泓起兵于華澤堅將苻叡實亮姚長討之苻叡勇果  
輕敵不惜事衆泓聞其至也惧率衆將奔關東叡馳兵邀之  
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馳合出關不可過也叡弗從  
戰于華澤叡散勳被殺

又曰夏赫連勃勃代南京走髮髻得檀大敗之駟掠二萬七千  
口馬羊數十萬而還得檀率衆追之其將焦郎曰勃天婆

雄驚御軍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入  
自為戰唯其爭鋒不如從濕圍北齊趨万斛惟阻水結營制  
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得檀不從勃聞而大喜乃於楊  
武下峽鑿陵埋車以塞路勃乃勒衆逆擊大破之殺傷  
萬計

又曰後凉呂弘攻段業於張掖不勝將東走業議欲擊之其  
將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是寢窮弗追此兵家之戒也不如  
縱之以為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帥衆建之為  
弘所敗業歎曰不能用子房之言以至於此



後漢書曰晉公讓東伐高齊遣將尉遲迴洛陽為敵所敗  
周將達奚武與齊王憲放邙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待明  
更戰武欲還固爭未決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若不因夜  
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形勢大王少年未  
經軍事豈可將數營土衆一將棄之手憲從遂之令軍而  
返

隋書曰張全初既敗將數百人遁逃後歸漳南招集餘黨揚  
善會追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尚方甲稍弓劍建拜  
清河通守

唐書曰武得初武周入長僕射裴寂拒戰于度索原籍軍  
敗周建過河東太宗登玉壁城望賊謂道宗曰賊持其衆來  
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賊乘而勝來其鋒不可當易以計  
屈難其力竟但深溝高壘以挫其鋒鳥合之徒安得持久  
糧餉既竭日當離潰可不戰而擒也

太宗曰汝意暗其我合武周食益夜遁追及會州一戰滅  
之

又曰德操領延州道行軍總管鎮北境梁帥都其突厥之  
衆數千騎未幾延安營於野豬嶺德操以衆寡不敵按



甲以挫其銳後同賊稍怠遣副摠管糧札率衆擊之德操以  
輕其出騎不意賊其禮戰酣六之德操多張旗幟掩至其  
後賊大潰逐北二百餘里尅其蘇州虜男女二千餘口經數  
月師多都又以步騎五千未殺德操擊之俘斬畧尽師都  
其騎而道以功拜上柱国封平原郡公邑一千戶賜以貂裘  
金帶布帛千疋

衛公兵法曰諸戰鋒芋隊打敗賊其駐隊別量抽饒捷二  
十人逐北其輜重隊叫作声不得輒動跳盪隊奇兵隊起賊  
退不得過百騎如審知賊徒敗散仍須取機追逐

乘勢

左傳曰晉侯圍曹門焉多

攻曹城門曹人戶諸城上磔晉死人人入城上也

晉侯患之聽其人之誦称舍於墓

其衆也舍墓爲將發冢也師遷焉曹

人兇惧

遷至曹人墓也兇恐惧声也音吁勇切

爲所其得者棺而出因其兇也

而攻之遂入曹也

史記曰漢王遣將韓信破陳餘後信購治廣武君李左車師  
事之韓信曰僕欲北伐燕東攻齊何若而有功對曰今將  
軍涉西河虜魏王擒下說閼其一峯而下井陘不終朝破  
趙二十萬衆誅成安軍名聞海内威振天下此將軍之所



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美難用今將軍欲擊倦弊之兵頓  
之燕堅城之下欲伐恐力不能拔情易勢屈曠日糧竭而弱  
燕不服齊必拒竟以自強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列項之權未  
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故義用者也不短以短擊之  
而以長擊短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弱  
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嚮士大夫驛兵魏都賦曰驛者順時刈  
走日驛酒也  
北首燕畧而後遣辨士秦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必不  
敢不聽從燕以使誼者東告齊又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  
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固有先声而

後實者此謂也韓信並從之燕齊從風而靡

後漢書王莽兵攻昆陽光武自將步騎十餘前去大軍四

五里陣尋邑亦遣人數十合戰光武奔之斬首十級

秦法  
斬首

一賜爵一級故因  
謂斬首爲級

諸部皆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却今見大

敵勇甚可懼也具復俱前請助將軍光武後進尋邑兵

却請兵共乘之斬首數百十級連勝遂時伯升拔死已三

日而光武尚未知乃僞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道而陽惰

其書尋邑得之不喜許記切將諸旣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

一當百光武乃其敢死者三千死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間死敵



謂敢乃軍事中軍最尊者其堅銳自轉故日中間也

尋邑陳亂乘銳前之遂殺王尋

邑城中亦鼓操而出史外合勢震動天地奔兵大敗走者

相騰踐奔磴百餘里間

磴仆也

會大雷風屋瓦皆非雨下如注

渙川盛溢

水經曰渙水出南陽魯陽縣西堯山南京昆陽城陽北東入汝渙音其理也

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爲數水爲不流

數過於萬故以萬爲

數王邑嚴允陳茂輕騎乘死人渡處去及獲貞輜重車

甲環保不可勝算

又曰曹公征張魯定漢中劉曄建說曰明公以步卒五千

將諸董卓北破原紹南征列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

震天下勢懼内外今奉漢中蜀人現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

可傳檄而定也劉備人桀也有知度而疑新得蜀人無未附

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輕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隨壓

之無所無尅也若小緩之諸葛孔明於理爲相閑羽張飛

勇殺三軍而爲將蜀人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也今不

取必爲後憂曹公不從居數月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

十驚備斬之而不能禁也曹公悔之又問曄曰今已小定

未可擊也

晉書曰何無忌南追拓玄振武將軍劉毅節度晉畜其龍



驥將軍何淡之前將軍郭鈴江州刺史郭昶之守益口無  
忌等次棄落州澹之等率軍未戰澹之常所乘舫旌旗  
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吾此欲詐我耳軍亟攻之衆咸曰澹  
之不在其中徒得無益無忌謂謀曰今衆不敵戰無全勝  
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因縱兵勝之可以鼓而敗之也  
道規後之遂獲賊訪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  
無忌之衆亦爲喟然道規乘勝延建無忌又鼓噪赴之澹  
之遂潰

又曰鎮南將軍都督荊州杜元凱襲吳樂鄉

在於江滋  
陵郡招天縣

東十虜都督孫歆沅湖以南至於交廣都風送疑時衆議  
或曰百年之寇未可尽尅今將署勢水潦方降疾疫將起  
宜俟未大亂凱日昔燕樂毅籍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  
王師兵威已震霹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也遂指授  
群師直指扶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遂平吳國先議老慙  
而謝焉

又曰朱齡石伐蜀賊噍衆縱將譙道福重兵守浩齡石師次  
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將侯暉噍悅屯平模挾道連城立  
柵今日謂暉將刈中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祇



因我師無款蓄銳息兵同寮而建鄉以爲何如鍾曰不然前  
然揚聲言大衆尤內水故噍道福不敢捨若今重軍逼之  
出其不意侯暉之徒矣破膽已只可恩其兇懼而攻之勢  
當必尅、平摸之後自可鼓行而前城都必不能守若緩兵  
相持虛實相見泣軍復未難爲敵也建不戰退無所資二  
萬餘人悉爲蜀子虜耳後之翌日建攻皆尅斬侯暉等  
縱之城守相次瓦解

又曰盧循率衆數万方艦而不列依率兵拒之出斬利聞  
艦躬提幡鼓令重軍齊力擊之又上步騎於西岸右軍

叅軍庾樂生乘艦不建斬而循之於是衆軍并騰踊之  
先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推陷裕自於中流蹙之  
因風水勢艦悉息西岸上軍先備大惧乃投火焚之煙焰  
翳天賊衆大敗退奔至夜乃歸循等還尋陽初分遣步兵  
莫不疑恠及燒賊艦衆乃悅脫服

又日周訪討賊杜曾、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謂待  
明訪日曾饒勇能戰尚之敗彼勞我逸是以克之宜及其衰  
乘之可滅鼓行而建遂定漢沔

崔鳴十六國春秋曰蜀李特攻晉將張徽敗徽軍時議欲釋



徽廷涪音浮諸將廷曰徽軍連戰士卒傷減智勇俱竭宜因其  
弊遂擒之若捨而寬之徽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  
特從之復進攻徽潰圍走特遣將水陸追之遂害徽生擒徽  
子存以徽喪送之也

唐書曰太宗追逼西阿宋金剛果道走太宗追之身先士卒  
奮擊大破之葉勝遂北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轉戰數十合士  
卒疲弊至高壁嶺總管劉弘基執馬而諫曰大王曰功効  
於此足以亦宜思自安之計方金草削敵可廷乎且喉糧已  
竭士卒疲頓更欲何之願且停營待兵糧減集而後決戰太

宗曰功者難成易敗機者難得易失金剛走到汾州衆心已  
阻我及其未定當勢擊之此破竹之義也如廷當必有賊計此  
失機之道吾國家之道當竭忠尽力豈顧身之安危乎遂  
策馬去諸軍乃進莫敢以飢乏爲辭宿夜於催鼠谷之西原  
太宗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矢軍中若飢此夕惟有一年太宗  
撫將士與之同食三軍感皆飽而思奮激明趨汾州金剛列  
陣南北七里以抗官軍太宗遣摠管李勣程璿金秦封室  
當其北翟長孫秦武逼當其難親御中原以臨之諸軍戰  
小却爲賊所乘太宗率精騎三十趨金剛賊衆大潰斬首三



千餘紇追奔數十里至張難保有浩州行軍總管樊伯通張  
德政先據北堡望見太宗輕騎而未初未識之太宗免曹曰我  
也堡人謹譟坑而涕泣曰不圖今日生騎大王死無所恨左右  
以太宗不食告之乃奉濁酒脫粟飯太宗曰飢渴並解雖公  
孫豆粥何以嘉之

又武武德初太宗征薛仁果大破之乘勝遂逼折樓城嘗抗等  
苦諫曰賊主獨據堅城雖破其將宗羅侯未可耶逼請按兵  
以候其辨太宗曰笑之久矣破竹之勢不此可失也賊太軍以  
敗餘衆何足爲虞兇魁之計盡於此矣遂率衆而建至夜半

軍臨賊城守陣者皆亂事投而不仁果窮蹙是開開請降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四



太平御覽第參百一十五

兵部四十六

水戰

掩襲上

水戰

國語吳語曰越王軍於江南明日將舟戰于江

晉書慕容超載記曰水戰國之所短吳之長

又曰陳敏征亂陶侃時鎮江夏以朱伺能水戰曉作舟籃乃貴  
作大艦署爲右甄據江口摧破敏前鋒

又曰何無忌傳曰盧循遣別將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棧



無忌將率衆忌之長史鄧之諫曰今以神武之師抗彼逆衆迴  
山壓卵未足爲譬然國家之計在此一奪聞其舟艦大盛勢居  
上流蜂蠆之毒邾魯成鑿宜決破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  
敢捨我遠下蓄力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萬全之長策而決勝  
敗如其失利悔無其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拒之詭令賊令強  
弩數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而簿於山側俄而西風暴起無  
忌所乘小艦破飄於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走奔敗無忌  
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至乃躬執以督戰衆雲集登艦者數  
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掘鄼死之

梁書曰王淋帥兵東下陳遣大尉侯鎮司空侯安都等拒之瑱  
等以淋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至急琳謂得天道  
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爲  
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瑱舡者皆反燒其舡林艦亂潰兵士透  
水死十二其餘皆棄艦上岸爲陳軍所殺始盡

隋書曰楊素伐陳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族甲耀日索坐平乘  
大舡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慎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南康內史  
呂仲肅屯岐亭政據江浹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絕上  
流以遏戰舡素以仁恩登陵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



去其鎖

又李安傳曰伐陳之後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儉泊舟以夜襲屯賊可破也越絕書曰伍子胥水戰法大舩一艘廣長六尺長十二丈容戰士二十六人櫂五十人舳艫三人操長鈞矛斧者四吏僕舫長各一人凡九十一人當用長鈞矛長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作各三十二

莊子曰宋人有善爲不龜人之藥者世以弄辭統爲事不過數金一朝而鬻伎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

使之將東與越人所戰大敗越裂地而封能龜手一也阮元瑜爲曹公與孫權書曰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無未必也

孫子荆爲石仲恭與石皓書曰自傾國家整治器械脩造舟楫簡習水戰

掩襲上

白虎通曰襲者何謂行不假塗掩人不備也人御牧馬纏勒益伏夜行爲襲也左傳曰凡師有鍾鼓曰伐曰侵輕曰襲

又曰初周又與范氏田公孫龐稅馬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



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  
攻鄭師取蜂旗於子姚之幕下

又曰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宮門于且于宮子傷服而退明日  
將復戰期于壽也

又曰秦伯使大夫杞子戍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  
之管管鑰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

襲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大夫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且師

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曰焉辭不受其言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

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若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晉

人禦師必於穀、有二陵焉大阜曰陵其陵夏後皋墓皋夏條之祖也其北

陵文王之所避風雨北道在二陵之間南谷中各深委曲兩山相

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也必死是間余收而骨焉秦師遂東晉原軻曰

秦遠蹇叔而以貪勤人天奉我也奉與奉不可失敵不可縱敵患

生遠天下不詳必伐秦師藥枝曰未報秦師而法其師其為死

君乎先軻曰秦不棄吾喪而伐吾同故秦則無礼何施之有吾

聞之一日縱敵數伐之患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言不可謂背君遂發

命遽興江戍墨縑經晉文未葬故襄公稱子子以凶服後戎故墨之也遂敗秦師于穀

獲百里孟明西乞術白一丙以歸



家語曰吳晉遂欲於黃池越王襲吳之國吳王歸于越戰滅焉  
戰國策曰蘇秦謂楚滅王曰王與師襲秦此所謂兩虎相據  
也

後漢書曰漁陽太守彭寵反自將二萬餘人攻幽州刺史朱符  
於筋光武使將軍鄧隆救筋隆軍路南浮軍雍奴遣吏秦壯帝  
讀檄樹謂使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得相及此若、汝也

還北軍必敗矣寵果盛軍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三千襲其  
後大破隆軍朱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

又曰蘇茂周建與馬武合戰良久王霸軍中壯士浴潤等數十

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  
敵驚亂走散

又曰鄧訓發荒中六千人令長使人尚將之絳革烏舡置於軍

上以渡河

筆木殘也  
音步焦反

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多所斬獲

又曰馬援諸羗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  
繞襲其後乘放火擊鼓呼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授以兵  
少不得窮追收其穀量畜產而還

又曹瞞傳曰公聞許攸未洗出迎攸勸公襲紹公將大喜乃選  
精銳步騎背執袁軍旗幟御拔縛馬口夜從間道出入把東



新所歷道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鈇掠後軍還兵以益備問者信以爲然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大亂破之尽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睢元晉等割得諸軍淳于仲簡鼻殺士率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惶惧

又曰曹公征張魯至陽平張魯使弟衛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懈公乃壘遣騎將等乘險夜襲大破之

又曰廬江太守劉勳理明城

今同安郡

恃兵強士勇橫於江淮之間

無出其右者孫策思之特已有江左自領會稽太守使人卑辞

厚幣而說之曰海昏上繚宗人數欺下國患之有言矢擊之路申不便幸因將軍之神武而臨之且上繚國富廬賁吳姓越姬亮於後庭明珠大貝被於帟箴帟他即切取之可以資軍雖蜀郡城都金碧之府未能過也策願奉樊邑士卒以為外援勳之劉榮諫曰上練雖小而城堅池深守之則易攻之則難不可旬而拔也且是疲於外而國虛於內孫策多謀而善用兵乘虛襲我將何禦之而將軍建屈於敵退無所歸羗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其在茲乎勳不從遂大興師伐上繚其虜江果爲策所襲勳窮蹙遂奔曹公



魏志曰遣將鍾會鄧艾伐蜀、將江維守劔閣鍾會攻維未能  
艾上言請從陰平江由也徑經漢得陽亭趣涪出劔閣西四百  
里去成都三百里寄兵衝其復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  
鬼而進劔閣之事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  
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及十月艾自陰平行無人  
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難險又糧  
運將匱頻於危始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  
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超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例陣  
相拒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軍至成都蜀主劉禪面

縛與觀詰軍門降

又曰楊阜字義山天水華人也常康以爲別駕馬超率萬餘人  
攻莫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千餘人使弟岳於城  
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超入  
拘岳於冀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外元姜  
叔屯壁城阜少長叙家見叙母說前在冀中時事欷歔悲其叙  
曰何乃爾阜曰守不能見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親息天下  
乎時叙母慨然勅後阜計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襲壁城得叙  
母罵之曰若背父之逆子弑君傑賊天地豈久容敢以面目視



人乎超奴殺之阜與戰身被伍瘡宋族昆季死者七人

吳志曰蜀將閔羽遣糜芳守南郡羽領兵圍樊吳主遣將呂蒙  
屯陸口外倍修恩後與閔羽結好羽多畜兵備必恐蒙圖其後  
故也蒙常有病乞分衆還建業以畜病爲名羽聞之心徹備徐  
以大軍所江馳上襲其空虚則南郡可不戰而羽易擒耳吳主  
然之蒙遂稱病而還建業羽果稍懈而悉衆赴樊城蒙遂發  
兵逆流而上伏甲於舟使衣爲商水以理征掉達曙兼行過羽  
所置屯戍輒之羽遂失驚師次于南郡襲奪其城羽吏士攻樊  
城未知聞城以陷而家屬無恙見待甚於平時無復閉心稍稍

散羽竟爲吳師所擒荆州遂平

又曰建安十四年閔羽圍曹仁於襄陽曹公遣左將軍于禁救  
之會之水暴起羽以舟兵尽生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唯城  
未拔權內憚羽外欲以爲己功淺與曹公乞討羽自効權征月  
先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士仁蒙到南郡太守糜芳以城降蒙  
據江陵撫其老弱釋于禁之囚

晉書曰王如京兆人也初爲州武吏遇乱流移至宛轉諸流人  
有詔並遣還鄉如等以關中荒殘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  
郎將杜襲各遣立送之而促期令發如遂潛結無賴少年夜襲



二軍大破之又陷攻襄城於是畝人諸郡各率其黨攻諸城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末幾衆四五萬號大將軍後如連年種穀皆化爲莠軍中大飢

又曰石勒遣將石良軍精兵五千襲李矩送擊不利郭送弟元復爲賊所執遣元以書曰矩曰去東平曹嶷西平倚廬矩知牛角何不歸命矩以誦曰昔王陵父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合論勒復遣誦麾爲馬鞭以示殷謹誦不答

又曰張駿爲涼州牧咸和初駿遣武威大賓守濤金城太子張良武與太守辛嚴揚烈將軍宋輯等率衆未會韓璞攻討秦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六

兵部四十七

掩襲下

晉書曰石勒爲推奉晉幽州刺史王浚、不疑勒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易水浚督護孫緝馳遣曰浚引軍拒勒浚將佐咸請出軍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攻欲奉載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辰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并數千頭声言上礼實欲頃諸皆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惧或坐或起勒入城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於前數其罪惡而誅之



遂陷幽州

又曰劉裕東攻劉毅為荊州刺史每多異同之義裕帥兵救之遣裨將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自鎮惡進路揚聲留番上先是毅稱病表請從弟兖州刺史蕃為富毅謂信然不知襲鎮惡自豫章口捨舡步上小將崩思君在前鎮惡次之舡留壹乙士辛之次也對舡岸上豎六七旗下安一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如後有大軍狀又分墜在後令燒江津舡艦鎮惡延前襲成其前軍若有問者但雲兖者州至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蕃實宴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

親將朱显之與千許騎從者數十欲出江津問是何人荅曰劉兖州至显之騎前問蕃在所荅云在後显之既至後不見蕃而見軍人擔古非戟具文遙見江淮舡艦已彼焚燒煙焰張天而鼓嚴之聲甚盛知其非蕃上便躍馬馳去告毅外有大軍似從下上番已至城江津舡悉彼火燒矣行命閉諸城門鎮惡亦持進軍入緣城得入門猶未及下開因得大城東門入城內毅凡有八隊餘已得戒嚴州恩入東門便北迴擊射堂前軍攻金城東門鎮惡東門便直西擊金城西門軍分攻金城南門毅金城內東從舊將士猶有六隊千餘人食時就開中捕西入退散



及歸除嶠盡鎮惡入城便因風放火烧大門南門及南門又遣  
入以韶及文并高祖手書凡三篋示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  
信裕自來頌惡至軍門人共殺東來將士或有是父子兄弟中  
表親者鎮命惡因聞且共與衆知刘裕自來人情離懈一更許  
聽事前戰散潰毅左右六兵猶閑東西閣戰鎮惡恐盡夜暗自  
相傷犯乃引軍出繞金城開其南面以退毅慮南有伏兵三更  
中率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城於佛寺自縊

梁書曰侯景及陷建業高州刺史李廷仕據太祖圖逆召高梁  
太守馮寶、欵前往妻沈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此

詐君欲爲反耳頃者京師危逼羽檄徵兵遍於群縣刺史称疾  
不赴繕甲治兵今已備矣而便召君往必是留君兵衆此意  
可知矣魚不可脫魚泉頌且勿行遣使譎之曰身疾篤謹遣妻  
傳意并送士物以首之彼聞喜必無防爲君取之如反掌矣寶  
從之於瓜沈氏自將千人皆藏短兵步擔雜物唱言縣貨縣音  
琛先書報廷仕曰馮寶太守疾篤謹令妻沈氏傳啓并奉土貢  
以資軍費仕大悅出迎沈氏因釋擔出刃大破之廷仕脫身而  
遁沈氏入拋其尽收其衆

後魏書曰晋王伏羅督高平原州諸軍討吐谷渾慕利延



軍至樂都謂諸曰將若從大道飛軍声迂先振必當遠道  
若潛軍出其非意此鄧艾禽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曰夫  
將軍制勝萬里釋利專之可也遂間道行之大毋橋利延衆驚  
奔白蘭慕利延兄子捨寅走何曲降其一萬餘落

又曰陸族代人也長安盧刘超等聚黨以叛世祖詔侯以本官  
鎮安使以方略定於是侯單馬之鎮超聞之欣然以爲無能爲  
之既申揚威信是以成敗誘納超女外若姻親超猶自驚初無  
降意侯其率其降意往見超覘其鋒錯超使人逆日三百人以  
外適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以內當以酒食相供乃將三百騎詣

超、設備甚嚴侯遂從酒以進醉而返後謂將士曰超可取密  
選精兵五百人激厉之言至懇切士卒吞日以死後公必無二  
也遂爲獵請超其士卒約曰今會發機以當罪爲限侯於是詐  
醉上馬大呼手斬超將士皆應声維擊遂平之世祖大悅徵還  
轉外都大官

又曰魏使蕭寶寅大梁娘淮水監溢將爲揚徐之患寅於娘上  
流鑿新渠引淮澤乃遣將士三千餘不度淮燒其營聚破賊斬  
其將軍而還

又曰慕容白曜南征宋以酈範爲副次無鹽宋將申纂憑城拒



守議僉以攻俱未周不宜便進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掩留久稽機候其慕必以我軍未去不在攻守謂方城可憑弱恃今若外潛滅刑內整戎旅密屬將士出其不意可以攻而克之曰曜遂潛軍偽退示以不攻慕果不設備於是郎夜不分最便騰成崇朝而赴

又曰幽州刺史刘灵助以在帝彼尔朱兆所弑遂率兵唱又諸州毫石毫咸相通結灵助也屯於定州安固魏遣將叱延慶討之諸將謂延慶曰灵助善卜不占百姓信惑在所響應未易可啗若將一戰有利鈍則大事若去未还師西入掘開拒險

以待其辨延慶曰刘伶助庸人也天道深遠豈其所識大兵一臨彼其恃其妖術坐着符散寧有戮力致死與我爭勝負哉如吾計者欲出城營外詭言西歸灵助聞之必信而自寬潛軍往襲可一舉而擒乃出頓城西声雲將还簡精騎一千夜發誥朝造虛助壘戰於城北遂破彼擒之

又曰岩昌羌獠甘作乱逐其王弥定魏遣將史寧討破之甘將百人走投生羌鞏廉王称定遂得復位寧以来獲綠甘密欲啗之乃揚声欲还獠甘聞之復招引叛羌依山起砦欲攻弥定寧調諸將曰此羌人入吾術中當進兵擒之甘諸將思歸咸曰羌



之聚散無常依拋山谷今若追討恐引日無成且弥定廷得守  
藩將軍切已力吳獠其勢若定能制之此廷軍策之上者寧曰  
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敢捨垂滅之後寇更煩再奉人臣之禮  
知無可不爲此規諸軍不足以計是也如更沮衆寧豈不能斬  
諸將遂進軍掩甘重亦至於戰大破之生擒獠甘并鞏廉王後  
書曰劉亮初從賀拔岳西征常先鋒陷陣以功拜大都督及岳  
被害亮與諸將迎太祖幽州刺史孫定兇據州不可溷秦諸州  
悉相應衆至數萬推定兇爲主以扼又師太祖令亮襲之定  
兇以義兵猶速未爲之備亮輕二十騎先堅一縣毒於近城高

嶺即馳入城中定兇方致酒高會醉見亮衆皆駭愕莫知所  
爲毫乃亮定而兵斬首懸首号令賊黨仍遙指城外毒懸命  
二騎日出追大軍賊黨大惟一時降附於是諸州皆歸疑伏太  
祖置十二軍諸將、之亮領一軍每征討其始峯俱爲騎將  
又曰賀拔岳從尔朱天光討木俟奴宣言遠近曰今氣侯漸熱  
非征討之時待至秋涼更當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爲實分遣諸  
軍散農營於岐州之北百里綢州兵與天光諸軍及發掩之醜  
奴乃奔平亭而走岳輕騎急追明日及醜奴於平涼之長沉一  
戰擒之



隋書曰遂州掩反命將周法尚討之軍至賊弃州城走散山谷  
間法尚捕不能得於是遣使尉以官号爲班師自行二十里軍  
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尽歸柵聚飲相賀法尚選步騎數  
千人襲擊破之

又曰李胤從元師魏王爽繫兗厥行軍摠管李克言於爽曰周  
齊之世有戰國中夏力分其未久吳突厥每侵邊請將輒以全  
爲計莫能死戰由是突厥勝多敗少所以每輕中國之師今者  
沙鉢略悉國內之衆矣據要險必輕我而無備精兵襲之可破  
也爽從之諸將多矣爲疑唯徹襲成其計請與同行遂與克率

精騎五千出騎不意掩擊大破之師沙略弃所服金甲潛草中  
而遁以加切上大將軍

又曰李安尚書曰左丞黃門侍郎平東之後以爲楊素司馬仍  
領行軍摠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曰白沙安謂請將曰水  
戰非北人所長令人依險泊舡必輕我而無備以夜襲之賊可  
破之諸將以爲然安率衆光鋒大破陳師高祖嘉之詔書勞曰  
陳賊之意自言水戰爲長險隘之間弥爲軍官所憚開府親將  
所部夜東州師摧破賊徒生擒虜衆益官軍之氣破賊人之膽  
副朕所委聞已欣然上大將軍



又曰李密擊宇文文化及精兵良將多有死傷王允在東都乘其  
弊而擊之率步騎二萬營於洛陽李密軍於偃師北克潛遣二  
百騎夜伏於印山自統其衆遲明渡水人奔馬馳以襲密營覆  
出兵以拒之陣未成烈兩軍已合伏兵於此山中乘高而下馳  
入密營燒其廡舍密見營中火發因何而遁走

又曰煬帝末年郡盜起遣將張彭陀擊虜明月於下邳連賊營  
十餘萬須陀方万人力勢不敵去賊六七里立柵相持經十余  
日糧尽退諸將士曰賊見兵却不輕來追我其衆若出營内耶  
虛歎以千人襲已營可有大利此乘危險誰能去者人皆莫

對唯秦叔寶與羅士信皆曰行於是須陀委柵而遁使二人分  
領千兵潛伏於草坑而明日悉追之悉兵叔室士信馳至其柵  
、門閉不得入二人起升其樓拔賊幟各殺數人營中大亂叔  
室斬關而納外兵因散縱火燒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  
還須陀却逐之大破賊衆月以數百騎遁去餘皆虜之

又曰李密起兵于雍丘是時河南山東大水死者將半密將李  
勣曰言於密曰今人多阻飢若拋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乃遣  
勣領麾下伍千人自願武濟河掩襲即日剋之開倉容食一旬  
之間勝兵二十餘萬人



唐書曰高祖遣將薛仁貴郭大封等伐吐蕃草大非川將赴烏  
海仁貴謂大封曰烏海險遠車行唯進若引輜重將失事機  
又破賊即迴不煩轉運彼多瘴癘元且畝大非川領大寬平  
定堪置柵可畝二萬人征西柵輜重並畝柵內吾等輕銳倍道  
掩其末整即撲滅之以仁貴遂率衆先行至河口遇賊擊破斬  
之所獲甚重收其牛羊萬餘頭

又曰貞觀初突厥頡利可汗牙於定襄時諸部難散伐州道行  
軍摠管李靖選銳騎三千徑赴思陽嶺出其不意擊之突利驚  
走靖遂收定襄之地頡利可汗懼退寶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

奉國內附又命請往迎之頡利雖請入朝猶持兩端待草青馬  
肥將踰沙磧其年太宗遣唐儉安修仁生頡利牙慰抚之靖揣  
之其意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若選精銳一賈  
二十日糧引兵自道襲之破虜必矣謹曰詔許其行降人在  
彼未宜置討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加唐儉  
等輩何足惜督軍疾進師至陰山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  
軍頡利見詔使大悅不虞官兵之卒至靖軍帳逼其年十五里  
虜始覓頡利乃夫皆俘斬萬餘級獲口十餘萬得口汗婦隨入城  
公主殺之頡利奔吐谷渾西道行軍張寶相擒之以獻俄而突



利可汗來降靖使復定襄恒安故地開拓北竟自陰山已北至  
於大漠太宗初聞突厥國滅謂大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  
死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未嘗不動  
心疾首志滅凶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暫奉偏師無往不  
捷單於疑塞耻其靈乎因大赦天下酺五日

又曰李素將襲蔡周先七日使判官鄭漸告師期於裴度乃以  
李佑師突將三千爲先鋒李忠義副之朔心自師中軍三千田  
進城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初出文城柵衆請所向愬曰東六十  
里而止至賊境曰張柴圍入之而尽殺其衆令軍少息分食膳

州都諸曜遣其將刘胤來拒屯于狄道城韓璞進渡沃干嶺辛  
巖曰我握衆數萬藉互羗之銳宜速戰以滅之不可以久、則  
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伯犯日辰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  
者不可以動輕輕動而不捷爲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曜與  
石勒相攻胤亦不能久也積十七日軍糧竭遣辛巖督於金城  
胤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羗皆不叛不爲  
之用吾糧療將懸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可謂天授吾也若  
敗辛巖璞等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而不捷當無足馬得  
還宜厲戈尔矛竭汝智力衆咸奮於是率騎二千襲巖於沃干



巖敗之璪軍雖潰死者三萬餘人而縛歸罪駁曰孤之罪也將  
軍何辱皆赦之王隱

晉書曰祖逖軍大飢進搃食犬立城樊邗遣六十餘人入逃營  
拔戟大乎尚逖、軍人夜不知何賊多少皆欲散、走逖疑非  
多人但摧左右非之會督獲董贍入共討賊、散故道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五

勦兵甲冑斧刃殺之復是旆而出是夕陰晦雨雪大風裂旗旆  
馬慄而不能曜古率苦寒抱戈僵仆者道路相望其川澤樂徑  
險夷張柴以東師人未嘗陷其境皆於投身不測初張柴諸將  
請以所止憩曰入秦州取元濟也諸將失色監軍使駐馬哭曰  
果落祐計中矣憩不听促進師其下皆謂其必不还然以促憩  
之令元敢

此處原底空一張白帛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七

兵部四十八

攻圍上

孫子曰下攻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脩櫓積輜具器械三月

而後成距闔又三月而後

脩治也櫓大槌也積輜車也輜狀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器械者機闔

攻乎摠各蜚臨雲梯之屬距闔勇士積而前以附其城也

將不勝心之忿而奴之附

則殺士三分之二分而城不拔者攻之災也

附分不得攻器而使卒緣城上如奴

緣牆殺士也

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拔人之城而非攻毀人

之國而非久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能而利可全此謀攻之



法也

不以敵戰而必全得之意  
勝其天下頓兵血刃也

又曰不可勝則守、而攻勝

敵攻以可勝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力不足也所不攻者力有餘也

所以守善者藏於久地之下

者動於九天之上

因天時力利之辨動於九天之上也故能自保其全勝也

又曰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其所必攻也

之借者也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之敵不知其所攻

微乎故能隱於常形神乎神乎故能為敵司命建不可禦者衝

其虛也退不可進也達而不可及也

高壘深溝不得不為我戰者攻其所必攻之

絕糧道守歸路攻君王也

我不

敵戰益地而守之

軍不煩也敵不得於我戰者乖其所之

利害使敵疑之我謂脩壘墮敵人不敢攻我者以形勢之長孰能嘉之放敵也

左傳曰晉甸吳師伐鮮矣圍

鼓百伏之別種也巨鹿下曲陽縣也鼓種鼓人或請以

城叛穆子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惡也人以城來我蜀何好

焉使敵殺叛曰而繕守備殺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

食危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復取何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

民怠將馬用邑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軍卒義不爽、差好

不愆城可獲而民義所

知意所在

有死命而無二心不可亦乎鼓人

告食竭力尽而取之克鼓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

鼓乃軍名



又曰齊高發師伐峯初宮有婦人宮子殺其夫已為釐婦及老

託其紀彰紀章 營邑紡馬以度而去之因紡紉 運所以

度城藏款待 外攻以接也及師至則投諸外長繩 城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

縋而登綠城 城外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操城上之人亦謀宮共公

懼啟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絕傳言怨 不自大又曰晉侯秦伯為

鄭晉軍函陵秦軍汎南伏之孤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烛

之武見秦師必退伏之效孤之 武皆鄭大夫也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

人今老矣元能為也公曰雖然鄭王子亦有利焉許之夜縋而

出見秦伯

又曰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比攻城何城不克又曰楚

子為圍鄭旬有七日鄭卜歸於大宮歸哭也大宮 鄭大祖廟且巷出車吉

示將 見廷國人焄守陴者皆哭陴城者上祥兒也皆 大者告楚等也楚子退師鄭人

脩城復圍之三月克之棄其穹故為退師尚不 服故獲為之九十日入自皇門至于

達路方九軌 日達鄭伯寅祖牽羊以逆示服為 巨僕也曰孤實不天不為天 所祐

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

諸江南以實濱亦唯命其剪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盡命若惠

顧前好世有盟誓使改事君夷於九縣焚滅九國 以縣也君之惠也

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為之又曰齊侯伐我北



鄙圍龍魯邑傾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攻危門焉危人因之齊人曰

弗殺吾共而盟弗听殺而膊諸城上膊磔也齊侯怒親鼓士陵

城三日取龍

國語曰晉獻公見翟相之氣婦寢不寐翟相國名也言有忘國之意也一曰敵國有善

祥已國郝叔虎朝公語之遂伐翟相叔虎乘城被羽先登魁之

羽衣登并其城也

戰國策曰平原君謂馮忌曰寡人欲出兵攻燕何人對曰不可夫矣秦將發武安君公孫起乘十勝之威與馬服子戰於長平之下敗趙師自以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十敗之餘收破軍之

弊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攻難而守易也今非有十克之威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一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強秦以兵承趙之弊此乃強吳所以亡而弱越所以霸也故呂未見燕之所攻也平原四善

又曰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享其子而遣美樂羊坐於幕下啜之尽一杯支俟曰樂陽以我故食其子之肉賞其功而疑其心

又曰秦攻趙蘇子說秦王曰臣聞王之於民也多听而時用之是故事元敗也臣聞懷重寶者不夜行任大切者不輕敵是



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辭煩故民不惡其尊也不妬其業秦乃解兵諸侯休天下安不相攻二十九年

史記曰秦末沛公破南陽守齧走保城守死齧魚切沛公雖欲

急入開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疆秦在前此老

通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迂更張旗幟黎明圍宛城

三面黎末也未明之貌傾已圍之事畢方明又言黎黑色亦未明也南陽守欲自到其舍人陳

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若先入咸陽者王

之金足下流守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庶衆積蓄多

吏人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上攻士傷

死者必多引兵去宛、必從足前則下後是下失咸陽之約

後又有疆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引其甲卒

與之西諸城莫下者聞聲爭閉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矣

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而無有不下者

又曰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九萬

又周本紀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獯育戎狄攻之欲得

財物與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怒欲戰古公曰今戎瞿所爲

攻戰以爲也與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與民欲以我故戰殺

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



漢書李陵傳曰單于急攻陵、居谷中虜在山止四面射天下  
如雨

又曰李廣利及郡國惡年少數百人至二師取善馬故号二  
師將軍當道小国各堅守不肯給食攻郁城殺傷甚衆引而  
还天其聞之大怒使、遮王閔軍有敢入輒斬之式師恐益發  
惡少年及邊騎六萬人伐宛、城縣流水於是遣水工徒其城  
攻之三十餘日宛責人相其謀遣人到式師軍約漢無攻我、  
尽出馬二師許之取善馬中馬以三千疋餘

後漢書曰河南賊董憲招誘武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遣兵陽

去昌虜三十里光武親征至審音波去憲百餘里諸將進請帝  
不聽知不校之食當退勅各、堅壁以待其弊頃之五校粮尽  
果引去帝乃親臨回面攻憲三百大破之

又曰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鄧禹伐奔命得數千人  
之自將之別攻拔樂陽

又曰龐萌董憲及與蘇茂音茂強合兵三萬急圍挑城光武時

在蒙聞之乃流輜重自將輕騎二千步騎數千萬晨夜馳赴  
師以任城去挑城六十里且曰諸將請建賊亦挑戰帝不聽乃  
休士養銳以挫其鋒城中開車駕至衆心同時吳漢等在東都



馳使召之崩等乃悉兵攻城二十餘日衆疲困而不能下及吳漢等到乃率衆進建桃城帝親自搏戰大破之

又曰張步據齊地漢取奔惣兵討之張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守祝何鍾城余先擊祝阿自晨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軍得奔歸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

又曰漢將朱奮其荊州刺史徐璆共計黃巾擊賊師趙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拋宛乞降司馬張超請聽之奮曰兵有形同而勢者異昔秦項之際人無定主故賞賂附勸以未耳今海內一

同唯黃巾寇寇納降元以歡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聞逆意賊利則進戰銳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尅奮登土山觀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就欲出不得故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爲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則易散易破之道也旣而解圍忠果土戰雋因擊大破之忠等皆降

又曰曹公破袁尚拔鄴進圍壺關今日城拔皆况之連日不能下其將曹仁謂公曰夫圍城必開之所以開其生路也今許之



必死將卒自以為守且城必開之所以開其生傷守則曠日持  
久今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曹公從之遂降其  
城

東觀漢記曰張步都臨淄使弟玄武將軍藍將軍守西安去臨  
淄四十里取合引軍營臨淄西安之間奔視西安城小而堅兵  
又精未易攻也臨淄諸群大守其相雜居人不專一其聲雖大  
而虛易攻奔內欲攻之告令軍中治攻具後五日攻安傷縱生  
口令歸藍聞之晨夜守城至期日夜半令軍皆食會明求乞攻  
西城安臨淄不能救也奔曰然吾故揚言欲攻西安今方自憂

治城具而吾攻臨淄一日必拔何救之有吾得臨淄即西安孤  
必復亡矣所謂一舉而兩得者也具西安城監精兵二萬人攻  
之未可下卒必多死傷正死得其成張監引兵突臨淄更強勒  
兵憑城覘人虛實吾深入敵城後無轉輸城旬日之間不戰而  
困諸軍不見是尔奔逐擊臨淄至日中破之張藍聞臨淄破  
果將其衆亡

漢表傳曰郭典字君業為距唐太守其中郎將董卓攻黃巾  
賊張寶於下典揚作圖塹而卓不肯典曰受詔攻賊有死而已  
死諸將引兵屯東典獨於西當賊之堯益後進攻寶由是城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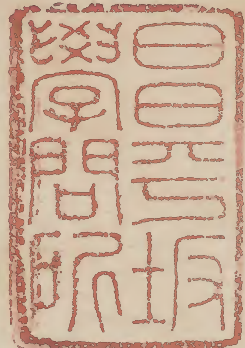


不敢出而爲之語曰郭君圍塹董將不許幾令狐狸化爲貌  
虎刺我郭君不畏強禦轉機之間敵爲窮虜倚、惠君實貌  
壇土英雄記曰袁尚使審配守鄴曹操進軍攻鄴審配將馮  
禮爲內應開突開門內操兵三百餘人配斃之後城上以大石  
擊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塹圍迴四十里初令殘示若何越  
配望見笑而不出操令一夜濬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之自五月  
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兵萬餘人求救操逆  
擊破之尚走依曲漳爲營操復圍之尚懼遣陰夔陳球請  
降不聽尚還走蓋田操復進擊圍之尚將馬迎等臨陣降

衆大潰尚奔中山尽將收輜重得尚即殺鄴賊及衣物以示城  
中城中崩沮配審命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  
憂無主以其兄子榮爲東門校尉榮夜開門內操兵配猶拒  
戰城陷生獲配義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唯  
息遂斬之

魏志曰袁紹圍太祖於官渡糧乏問計於賈詡、曰公明勝  
紹勇勝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固萬  
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太祖曰善乃奔兵出圍爲擊紹  
、軍大潰河北平





大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七



